

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記五　祠堂

徐孺子祠堂記　宋曾鞏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

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廵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

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懐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曰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吴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

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

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輙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輙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輙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

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茍順且誠天下歸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盗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

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説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葢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比於古之任者

矣乃欲睠顧田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祀之既成二公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益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

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　明　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巳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

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元次臯亭三宮震動宰相遯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之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元詆酋大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

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廹於彊敵内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絶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絶地遐荒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黄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蘊

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

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宫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横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氷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録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士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劉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歲享旌忠廟碑記　楊慎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遂自剄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慬於天下驅馳中原破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於公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哉傳曰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爲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五代史以死事傳

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國朝敦重祀典非功
烈昭映史冊者不與大明會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
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
班乎土人每歲孟夏五日遠近相率庋以承祀祀儀雜
用社蜡顧未有迎享送神辭縣人士以為請乃衍楚辭
國殤之義擒諸聲刻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
熓膋蕭兮挹椒醑承肸蠁兮闖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
精為星兮氣為虹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

來兮霄瞹舒披颯爽兮英風嘘紛羽斿兮揚鳥旟罝霜
稍兮縶雲駒淵淵兮摐鼓嗷嗷兮陳竽歌振縷兮舞㽞
裾神醉止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霑俎兮霧蒙
尊留我祺兮蕃我禧驅伯强兮逐肥𧎳畝栖粟兮箔委
絲甾蕩滌兮休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為期拜神貺
兮神無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絶
終古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記六 遺愛

興州水運記 唐柳宗元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

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

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
藉物故餌夫畢力守卒延頸噭噭之聲其可哀也若是
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
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
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
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
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
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

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灾家有積

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東陰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是用

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世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它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

紿焉令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誌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

非祥也歟

尹公亭記　宋曾鞏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民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聖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

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有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辯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益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為亭以茇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輙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

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寛深亢奥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葢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

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宣慰曾侯嘉政記　明 宋濂

自中原俶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浦陽與睦州鄰也命宣慰曾侯自杭率師來鎮其地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

不置縣達嚕噶齊碩裕賓巴哈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於縣庭謂濂頗從事於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婺之蕞爾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徽纆繫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止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閔旬不返曾侯詧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

申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號不敢妄踰户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廵近郊威加氣讋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懲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来矣乎何為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溪峒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勇鷙游擊未

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大將如曾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咨嗟慕咏而去居亡何左丞公自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晚始受命雞初號復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輙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鴈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為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其亦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曷有以處吾

屬乎我等聞其言弗忍違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為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為務今來浦陽會大府有驗畒徵糧之事為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及物之功又不特善馭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辭為文其事於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

功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尚勉之哉它時登宥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晙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學叟武岡人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損家貲招兵市馬為國宣力前後屢建大勛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鎮撫其裨將天臨李君敞精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記

遺愛祠記 唐龍

景泰初漕政弗葺乃庋江淮之鎮建都御史行臺以總攝其綱而首畀諸河洲王公竑尋兼領撫事凡茲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夙夜凛焉而懼弗勝既至境上揖諸子大夫曰斲木者引繩則直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善成之以休於前政以建無窮之基予小子倀倀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臺百年

於斯執簡者孰賢子大夫曰皆賢曰孰可法曰皆可法河洲王公其至哉詢於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子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也夫公為給事時孚號朝列奮擊權臣既為都御史董帥三軍鞭驅虜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於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益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於民心廉境内豪右而訖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民賊也踣而縶之威令虩虩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祲百姓饑餓山東河南二路

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餔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被鬻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療病而還鬻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比公被誣逮繫者至易衣一襲買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天順間公再涖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傴僂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連屬三

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皇皇焉思所休於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國之棠者思召伯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寔懷柔我土其有以繫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溢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塵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於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繚以周垣奉公之木主於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子太夫與父老與子弟邈乎聲容之不相

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不足又亡祠之有遺愛哉於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海上平冦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温慈欵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旂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倐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摇䰟前却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

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𥈝曾不為之一
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
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
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
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矣由有此海所為開寨
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
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
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

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旐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資遂氣閒而思自决於一鬭以為效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悉士之所嗜不

能具也徒以一身率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余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户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輙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為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内其調發舟兵

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湯顯祖

余識宣城令荊人姜君奇方孝廉時長者後余遊宣行水陽林樹修遠厨傳甚飭已又見其人士沈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流為之忻然令數來攸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試令故江陵相弟子師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俟余余謝不敢當意令且計最寵遴之矣然令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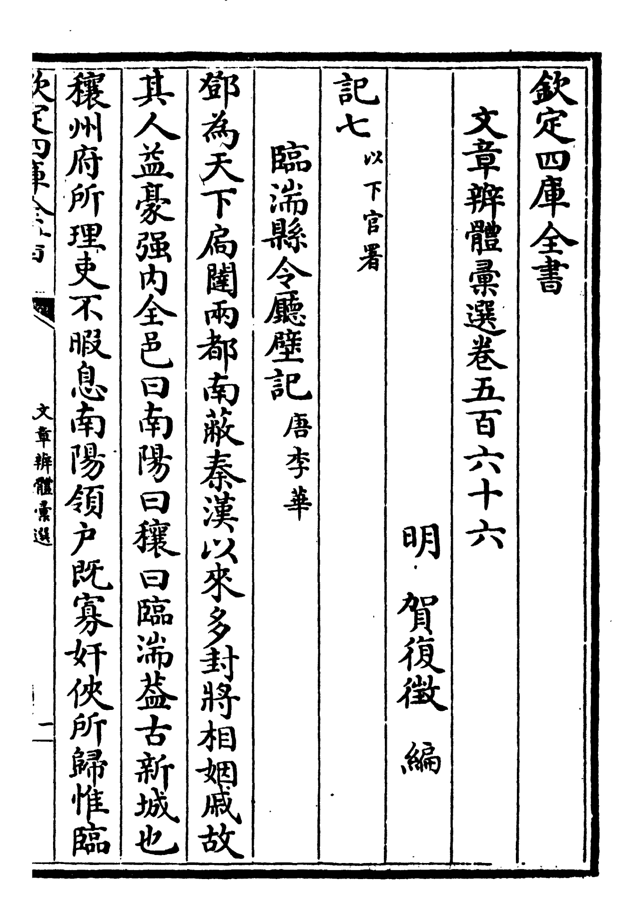
用平徙得治栗郎已復貶山東小州屬監泰山妃祠余
異之蓋去宣十年丞武林而病值宣人聞之愁然趨比
已宣人聞之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者亦蹇諤重進
止質行人耳治縣當亦無有奇何以恩乎一日宣父老
諸生來言狀如之且曰令無以予民然善為條如前役
者長常署人田多者得收其旁户租常自入豪蕩比前
徵後相補射為謾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萬犯至死當
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決遣令至乃與因約能輙

抵所負為除不能遣未盡十日囚空更為法行條編均
里甲里自徵輸因以訖稅如程至無可笞故事吏贖常
利金得自與閭行其十之三游聲不在民矣緩急無所
句令曰若此所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當禝奈何乃大
治諸庚累穀至七萬餘石主以訾良人然令在縣六年
無凶災後乃連歲水敗穀種流死然後以此不饑嗟夫
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歎曰然則何以遷無殊則諸生
瞠然造前曰沈君典在時言之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

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與我親常衆見我後江陵相横不肯持父喪問荆人士在都者當云我何聞獨姜有後言因以忮去且夫仕宦遇合者時也恵音者基也其時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後思中一父老般仙飲洟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宣也食稗衣蔦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問勞疾苦興立纖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計而手條之乃至顏色黎露耳目將廢一時掾吏姍笑爲愚然至今號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

後知之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負於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記七 以下官署

臨湍縣令廳壁記 唐李華

鄧為天下扃闥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强内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葢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户既寡奸俠所歸惟臨

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户為蒱潭縣天寶至德之間北騎南侵南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流人如寒資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凶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咸或一作字承顏自左驍衛兵曹叅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户不盈百為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

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家乃知為政承顔奉版輿冐邊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禄為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七年七月甲辰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

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殘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後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廹非姦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恵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廉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説者

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進絀年
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鰌史嚚即其人
也秦以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寖滅記事者
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
舊矣是州也在荊之域於潯之陽江從岷山東注渤澥
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湓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

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以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吴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絡繹走閩禺而馳於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

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
以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歎曰
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覯乎版築則濩嬰之業廓而存焉
披乎圖諜則温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
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
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
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踰而
書之以為九江都國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

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寺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巨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

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河南府同官記　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叅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

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荊南節度

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
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
而沉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
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熈登槐
賛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
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
功德有鉅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
先同其初也有閒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

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實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葢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教變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目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挈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賛禮之

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筵扑於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寔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祭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

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柳宗元

周之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盖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

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貫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隷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冑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攷正焉助教

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夏楚之政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

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紀而由夫三子者始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使焉內

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較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閎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

衆賓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地於其東隅與庫仄庭廡下漏日未及晡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目偶亭以展聽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

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旌旗旟旞咸飾於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我公之德不可以

容衆曠於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兹具美其道不廢願勒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於兹石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諜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

不肖以訓於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
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政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
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
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
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為鑒戒昭昭吏
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
心乎予自㓜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
名於代無以髙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

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輙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時有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掌書記廳壁記　李德裕

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為從軍之職故揚雄稱

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健學源濬發
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為之
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昔安豐侯
竇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
從事班彪所為及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
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
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髙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
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况河東精甲十萬

提封千里半雜胡騎遥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為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髦間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曁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典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髙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髙平公始自樞衡以儁總帥以右拾遺杜君為主記明主

惜其忠規復拜舊職尋參內廷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追繼親壓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為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臺無别位顧几硯與籩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為

守者無久留於其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改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吏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𡳐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為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朝撤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況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詼諧摇笑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罷也夫狎久則失敬

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搆於正寢西南隅塹其外數出土基之飾故材以軫用垢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濬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績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疵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迹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盩厔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

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爲澤麓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
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
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是覩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
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藉民人
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甄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
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閒市閭雜業者
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作
圃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横緩急以

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轇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賛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賛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歴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迹因退舍是邑遂志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河中府參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髙㚸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覲其意葢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髙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弟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叅軍焉長慶二年予客蒲河中府參軍某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予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絶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専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晩文武

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廷輒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廵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涖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峩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烟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五府之

屬得入殿内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内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凝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决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當有理所先時唯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廵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憇於雜事廵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寔客也每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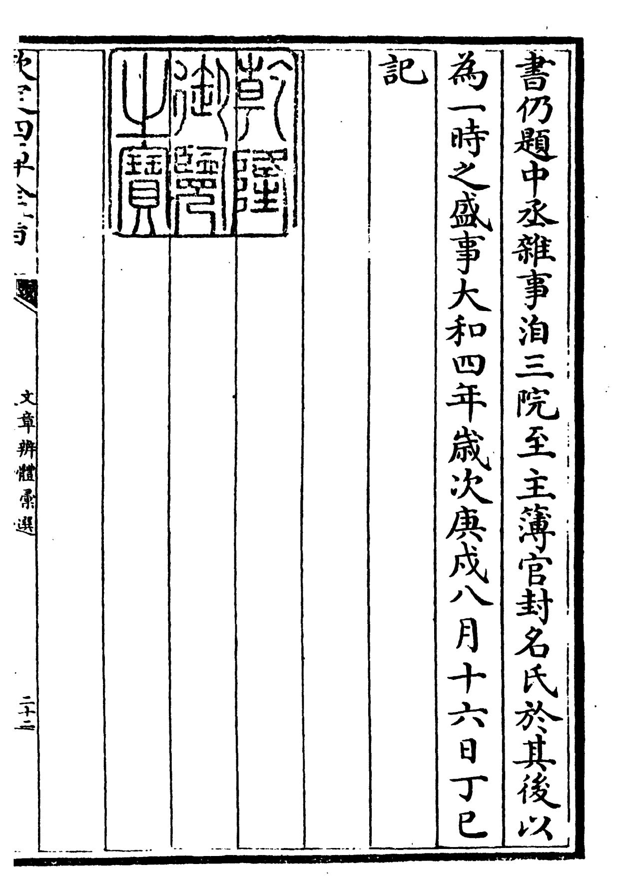
事而去則主人必坌而入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棱盡為涕湮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意耶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已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

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勲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茍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累以寓直省院為歎迺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即時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革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寔羽衛五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間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應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迺以政事堂南直阡之南

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寔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為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三院為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廵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廵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製自中書南廊架南北為軒入院

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田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欒棨棁麗而不華門牕户牖華而不侈名木修篁新姿如舊若升綠雲若編青蕭以至於几案筆硯薰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來謁入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

堂陛峻整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焉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髙祖大皇帝作大明宫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令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於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



書仍題中丞雜事洎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
為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
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記八

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鞏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大小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

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戚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

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黄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

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重修御史臺記　曾鞏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詔臣鞏爲之記臣惟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對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

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隷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俊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横榻而坐謂之南床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列聖相繼皆假以寛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

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内監尚書六曹外廵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逈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

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於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鄭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庳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模宏遠矣今上即政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寔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嚮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三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

三百五十一楹門闥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
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囙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
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
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
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
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
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啟
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

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以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即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

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毋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承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國子學同官記　明蘓元衡

乙巳秋詔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邃於經學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

則今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叅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漕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

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院國史編脩官辭疾

不上令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宫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聮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更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

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亞周君名循理潘
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髙君名暉朱君名闕復完君名哲
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
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呂則
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曄者臨
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
眉山人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記九　古跡

新修滕王閣記　唐韓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詞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

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而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寔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

撓折者葢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墨池記宋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髙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

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

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羣曰顧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登南樓記　陸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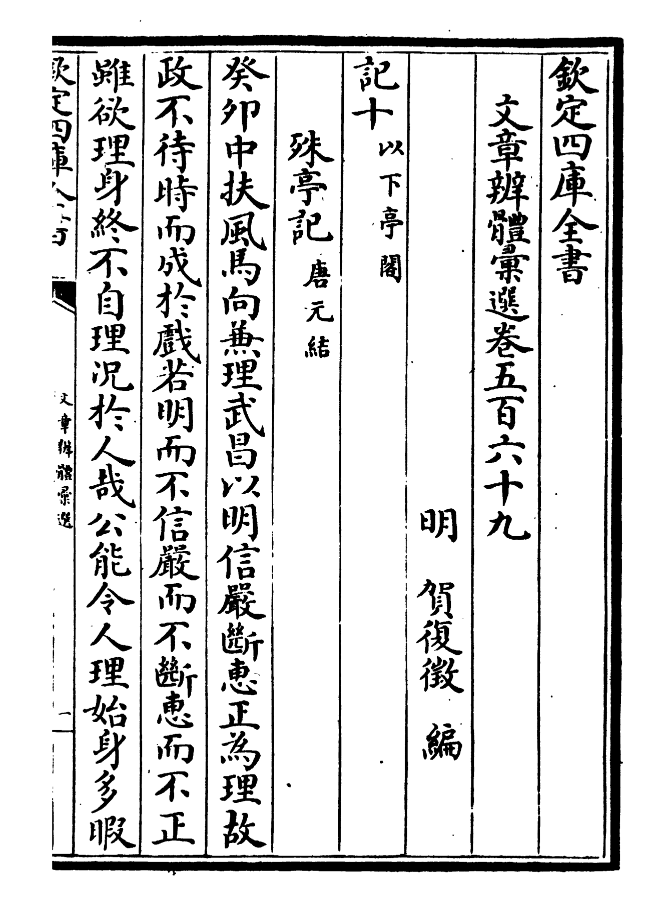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闕　黄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

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闞
南湖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傍有水
閣極佳往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
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黄
鶴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
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
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
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

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黄鶴樓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黄鶴樓舊傳費闕於此後忽乘黄鶴來歸故名樓號為天下絶景以崔灝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闕鸚鵡洲猶有可

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記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澧州人

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粗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記十 以下亭閣

殊亭記 唐元結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

招我避暑且為涼亭亭之基址復在集作山上佳水揚集作蔭常多清風廻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本相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斵石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或倦焉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早勤故公濟未碁而其政成後三年

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闤闠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煩頓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颾颾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

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詣其私爰究其本先是元微
之搆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
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
山濬谷佳境勝概緜世伏匿一朝發朗人何能不傳在
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
職屢冦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
公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
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玆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

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焉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

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覲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宫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與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虚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兹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髙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

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歘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壞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

是州孰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

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兹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逋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内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

與波昇降芭灕山含龍宫昔之所大畜在亭内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来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
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
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期羡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葢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圊虵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

䦨疎樹以竹箭松桯桂檜栢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横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之後人

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潁亭記　陳寬

潁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潁水直北劈地而來者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巾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屹不得進蹭蹬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霞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名匠氏授以程

度近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恵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遂以麻覽為懐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潁陽達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於此雖獲戾於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戍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容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覘首爭請名之潁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値良辰嘉賔二三聲酒緩進既揖既枋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

亭以釣匠民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閒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

納陽日虞祀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
碱堦用石羃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
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爲
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
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
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
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
環池多山林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

有古松老杉大僅以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

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

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

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最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

其泉渟渟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為蓋
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
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
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
輒除去潛利隂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
也杭自郡城抵四周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
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裵庶子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

河南元蘋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九